

英 国 诗 文 选 译 集

王 佐 良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0·北 京

英国诗文选译集

王佐良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重庆印制第一厂排版·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7.5 印张 140 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10215·2 定价: 0.65 元

序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我陆续译了一些英国文学作品，其中诗多于散文，作家则古今都有。现在我把大部分译文收集在这里，连同原文一并印出，请读者批评指正。

这里译的散文作家是十七世纪的培根和十九世纪的科贝特。培根的《随笔》是好文章，写得精练之至，而又警句迭出，这是许多人知道的。科贝特的名气难比培根，但其人其文都是典型的英国产物，《骑马乡行记》不仅内容有意义，文笔也在朴实中见雄奇，十分值得一读。

所译三个诗人之中，彭斯早以其短诗为我国读者所知。这里则除了他的短诗之外，还有《致拉布雷克书》、《两只狗》、《快活的乞丐》、《汤姆·奥桑特》等长诗，它们显示了彭斯诗才的另一面，即他不仅长于抒情，还善于叙事；不仅歌唱爱情，还能描绘世态，笔端既有幽默和风趣，又满蘸了下层社会对统治阶级的嘲讽和愤激之情，在艺术上也是异常出色。麦克迪儿米德在我国知者较少，但他在二十世纪复兴了苏格兰文学，写下了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有重大创新的好作品，也是完全值得介绍的。雪莱是浪漫派大诗人，这里所包括的他的诗多数是人们熟悉的，但有三首可能是第一次译成汉文，即《悼万尼·戈特温》，《哀歌》，和诗剧《希腊》中的合唱曲；读了它们也可以使我们对雪莱的为人和诗艺多一点了解。不论如何，这里所译的作品都是我自己喜爱的，并且觉得是值得向我国读者推荐的。为此我简略地介绍了每个作者，对所译作品也有所议论。

对于翻译，我不免也有一些看法，虽然我首先是一个实践者，而且兴趣主要在诗的翻译。谁都说诗不能翻译，然而历来

又总有人在译。诚如歌德所言，这里的矛盾在于译诗一方面几乎不可能，而另一方面又有绝对的必要。这位大诗人本人就译过诗，例如他在读了拜伦的《堂璜》之后，就动手译了那部史诗的头上几节。在我们中国，诗的翻译不但行之已久，而且对于新诗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我是希望看到更多的同志来译诗的，自己也作了一点尝试。此中的体会，主要一点是译诗须象诗。这就是说，要忠实传达原诗的内容、意境、情调；格律要大致如原诗（押韵的也押韵，自由诗也作自由诗），但又不必追求每行字数的一律；语言要设法接近原作，要保持其原有的新鲜或锐利，特别是形象要直译。更要紧的，是一切须结合诗的整体来考虑，亦即首先要揣摩出整首诗的精神、情调、风格，然后才确定细节的处理；译完之后，要把全诗从头到尾多读几遍，这时就会发现在注意细节时所不曾料到的一些问题（或全文不连贯，或重点不突出，或有套语待改，芜词可去，等等）。译者要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材料，深入了解原诗（这一点做到极为不易），又要在自己的译文上有创新和探索的勇气（不仅在用词方面，还有句子的排列组合，声韵的选择和调配等等方面，甚至全文的风格，都可以进行试验）。文学翻译常被称为“再创作”；其实出色的译文还会反过来影响创作，或是提供新的体裁和写法，新的韵律和形象，或是揭示如何丰富与刷新文学语言，如何使它更胜任于传达新的现实和新的敏感。当然，这些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对自己的译文常是感到不如意的，明眼的读者还会发现我自己未曾觉察的错误、毛病，但是虽然困难不少，我却仍然喜欢译诗，也许是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它的要求是严格的，而它的慰藉却又是甜蜜的。

王佐良

1979年12月

目 录

Translator's Preface	
Francis Bacon (1561—1626)	1
Of Studies	6
Of Beauty	10
Of Great Place	14
Robert Burns (1759—1796)	24
A Man's a Man For A' That	26
Scots Wha Hae	30
My Lu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34
Auld Lang Syne	36
Mary Morrison	40
Comin Thro' the Rye	44
Epistle to J. Lapraik	48
Holy Willie's Prayer	60
The Twa Dogs	70
The Jolly Beggars	92
Tam O' Shanter	128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146
On Fanny Godwin	152
Ozymandias	154
England in 1819	156



序

弗兰西斯·培根 (1561—1626)	1
谈读书	7
谈美	11
谈高位	15
劳伯特·彭斯 (1759—1796)	24
不管那一套	27
苏格兰人	31
我的爱人象朵红红的玫瑰	35
往昔的时光	37
玛丽·莫里逊	41
走过麦田来	45
致拉布雷克书	49
威利长老的祈祷	61
两只狗	71
快活的乞丐	93
汤姆·奥桑特	129
彼西·彼希·雪莱 (1792—1822)	146
悼万尼·戈特温	153
奥西曼提斯	155
一八一九年的英国	157

Ode to the West Wind.....	158
To —	168
Chorus from Hellas.....	170
A Lament.....	176
A Dirge.....	178
William Cobbett (1762—1835)	180
<i>Rural Rides</i> (selections)	180
Marlborough.....	184
Oxford	186
A Shooter.....	192
A Watering Place.....	200
Singing Birds	204
Hugh MacDiarmid (1892—1977)	208
The Bonnie Broukit Bairn	212
Moonlight Among the Pines	214
The Eemis Stane	216
Empty Vessel	218
Lourd on My Hert	220
The Skeleton of the Future.....	222
Of John Davidson	224
Reflections in an Ironworks.....	226
Krassivy	228
On the Fly-Leaf of Jean Casson's <i>Massacres of Paris</i>	230

西 风 颂.....	159
致——.....	169
《希腊》合唱曲.....	171
悲 歌.....	177
哀 歌.....	179
威廉·科贝特 (1762—1835)	180
《骑马乡行记》 (选段)	180
马尔勃罗.....	185
牛 津.....	187
射 手.....	193
温泉胜地.....	201
鸣 禽.....	205
休·麦克迪儿米德 (1892—1977)	208
被忽略的好孩子.....	213
松林之夜.....	215
摇摆的石头.....	217
空 壶.....	219
沉重的心.....	221
将来的骨骼.....	223
悼约翰·台维孙.....	225
铁厂有感.....	227
Krassivy	229
写在卡松《巴黎大屠杀》的扉页上.....	231

弗兰西斯·培根 (1561-1626)

随 笔 三 则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生于 1561 年，死于 1626 年。

马克思、恩格斯将培根称作“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并这样说明了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局限性：“唯物主义在其第一个创始者培根那里，还以天真的形态包孕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以其诗意的感性光泽对人全身心发出微笑。反之，以格言形式叙述出来的学说本身，却还充满着神学性的不彻底成份。”（《神圣的家庭》）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了培根的著作和意见，并指出他同法国十七世纪哲学家笛卡儿一样，展望由于思想方法的改变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人对于自然的有效控制（《资本论》第 1 卷，第 471 页脚注）。

培根生在英国资本主义正在向前锐进的时期，在文学史上正是英国文艺复兴的后期。他有多方面的才能，既是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先驱者，又是律师、历史家和实际政治活动家。他出身官僚家庭，从小抱负不凡，想要施展他那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到 1618 年做到内阁大臣（大理院院长），封为勋爵，但是不过三年，就以受贿为国会弹劾去职，嗣后家居著述，1626 年冬天由于在野地里试验雪的防腐作用而受寒病死。

培根虽然身殉科学实验，但在科学发明方面并无多少贡献。他的建树是在当时资产阶级所开辟的文化思想战线上。他代表了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封建文化发动了进攻，替实验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而有利于推进社会生产力，十七世纪的科学发明终于在资产阶级的利用下促成了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

培根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规模十分巨大。他自称“以天下全部学问

为己任”。这可以从他计划写的一套大书看出。这套书有一个恰当的、一点不夸张的总名：《伟大的复兴》。培根自述全书的目的是：“在良好的基础上，将全部科学、技术和人类的一切知识全面重建。”这样庞大复杂的计划是任何个人所无法完成的，培根自己也承认他顶多只能作个开始，但是就已完成的一、二两部分以及其他作品看来，培根已经做到了：对当时的学术进行全面的整理归类，一一加以批判，接着系统地揭发前人思想方法上的各种错误（包括各种迷信，如“四类偶像”），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方法，它着重思想与事物的密切联系，着重对物质世界进行实地观察，并且强调地指出了知识必须在具体工作里开花结果，科学必须以增进人的福利为目的。在当时出现的今古学问之争里，总的说来，培根也站在今人一边，因为他相信知识是积累起来的，就其效用讲来，只能是越新越好。他对于中古经院哲学的攻击特别猛烈，原因就在于他觉得它一味咬文嚼字，吹毛求疵，而毫无实际用处。

但是培根虽然体现了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所表现的反封建的积极性，他也代表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消极的一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他的学说里“充满着神学性的不彻底成份”，不仅对于宗教他始终虚与委蛇，便是当时某些重要的科学进展他也并不支持，例如当时科学界主将威廉·吉尔勃特所写《磁论》（1600）一书的重要性，他便并未承认，至于他反对哥白尼的革命性的地动说，则更是人所共知的突出例子，这些都说明培根虽然在为科学宣传，他对于真正的科学却不是总有深刻认识的；同样，培根的研究方法虽然在着重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心与物的联系上是前进了一大步，但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它的唯心的实质“造成了最近数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第二节）

培根的作品除了他计划写的那套大书《伟大的复兴》的第一、二两部分之外，他还写了一些拉丁文著作，一本奠定了英国史学新方向的《亨利第七王朝史》（1622）和一本幻想游记《新大西岛》（1624年写成，1627年出版），书中描画的一个进行集体研究的科学院式的“索罗门之宫”，成为后来建立英国皇家学会的蓝图。

在文学方面，培根还提出了改革文风的要求。当时文章家竞起，许多人醉心词章，不是华而不实，便是言过于实。培根既着重学问的实用价值，对于文章也要求言之有物，而且物重于言。实际上，这也正是当时迅速发展中的科学所提出的要求之一：要从事科学著作，必须有一种简朴、准确、能说明具体事物的实用文体。培根的文体观对后来颇有影响。十七世纪后半期英国皇家学会所揭示的写作标准，就是要使用“一种象数学一样朴素”的文体，而在一般文学写作里朴素的实用文体也终于成为主流，适应了——同时也推进了——报纸杂志的普及和近代小说的兴起。

培根本人喜欢用拉丁文写他认为重要的著作，以为这样才可为全欧洲的学者所知，而且可垂久远。这也是他未能摆脱同时代文人的积习的一端。其实他是很会运用本国文字的。有两种风格并存于他的文章中：有时简约，有时繁复。但不论何体，他总以准确达意为目的，文章总是条理分明，论点清楚。但是如果以为培根只有冷静的智慧而无热情的诗意却是错了；他对于推进科学是充满热情的，在谈到人类征服自然的前途时真是雄辩滔滔；他的文笔也不时闪耀着诗情，而且正因为他的文章饱含着智慧，一般是朴素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诗情一出现，就显得特别美丽，令读者的眼睛为之一亮，对于文章意义的体会也就特别深刻了——总之，决不是那种仅仅写来作为装饰与炫耀的浮华词藻。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马克思所说的，使“物质以其诗意的感性光泽对人全身心发出微笑”。诗人雪莱在读到培根的随笔《谈死》的时候，还曾赞叹地说：“培根勋爵是一个诗人”（《诗之辩护》）。

要了解培根，我们还必须一读他的《随笔》（*Essays*）。这是培根在文学方面的主要著作，就最大多数读者说来，他的文名就是建筑在这本书上的。《随笔》原来在1597年初版，不过包含了十篇极短的摘记式的文章；经过1612年、1625年两次增补扩充，最后也不过收罗了58篇短文。然而这薄薄的一本小书却十分值得细读。书的对象是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子弟；书的内容是一个通晓人情世故的过来人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劝导和忠告，目的在于使他们更会“处世”，更易“成功”，谈论到的

题目有哲理意味较重的《真理》、《死亡》、《宗教》、《无神论》等一类，有属于伦理道德的《忌》、《爱》、《复仇》、《逆遇》、《勇敢》、《诡诈》、《貌似明智》、《利己的聪明》等一类，有直接关系宦海浮沉的《高位》、《贵族》、《帝王》、《党争》、《叛乱》等一类，有涉及私人生活的《友谊》、《父母与子女》、《婚嫁与单身》等一类，还有提出具体事务性的指导的《读书》、《旅行》、《娱乐》、《庭园》、《营造》等一类。但是不论何类，都不是空洞的议论，而是对于作者心目中的特定读者有实用价值的经验之谈，对于当时社会的了解真是入木三分，充满了独得之见、诛心之论。文章写得十分紧凑简约，初看似乎干燥无味，但是耐心多读几遍，便会发现，就在这些劝世箴言式的小文章中，哲学家培根以他明彻的智慧，象最锐利的小刀那样，熟练地、巧妙地、艺术地解剖着当时的英国社会、他周围的人物以及他自己——英国资产阶级的真实的、秘密的图谋和动机。

这里选译的三篇随笔各有特色。培根对于读书的倡导是有卓见的，他提到读书要结合经验和对自然的观察才能有益于世，也是当时及后来许多腐儒学究所未能道出的，但这些话毕竟是十七世纪英国一个统治阶级人物对同阶级的子弟说的，因此读书的用途还要包括“博采”，“长才”也只是为了更厉害地统治人民。培根谈美之时不多，对于文艺还有一种戒惧，但并不是没有对美的看法，这篇谈美的随笔中很有一些卓见，如说“美之要素在于举止”，又如“朴素最美”。至于《谈高位》，它的价值在它的揭露性。揭露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无意之中，他让我们看清了在那蝇营狗苟的十七世纪英国官场里，即使是统治阶级的“幸运儿”也要费尽心机，“循小梯盘旋而上”，“须做尽不光荣之事，方能达光荣之位”，而腾达之后，又要各方应付，戒慎恐惧，才能避免“倒地之虞”或“晦暗无光”——这当中有多少顾虑、辛酸、悲痛，但是作者的结论却依然是：爬上去，立住脚！

因此，现代中国读者在读完培根的《随笔》之后，最后的感受却会是：可怕。我们不会因为培根忠实地写了“人怎样做”而未写“人应当怎样做”，就责怪他；正相反，我们赞成他如实地和盘托出。但是他所

写的“人”又是怎样绝对自私的动物啊！不论谈什么，做什么，不论有多少忠于公众福利、提倡爱和慈善的表白，不论面对上帝、君王、同僚、朋友、妻子、儿女，或山川美景、异域名城，这个“人”的最基本、最原始、最赤裸裸的思想总是：尽一切可能利己，为此不惜用一切手段损人。正如培根自己在《随笔》中所写：

这确实是极端爱己者的天性：他们仅仅为了替自己烤熟一枚鸡蛋，便可将整座屋子放火烧掉。（《利己的聪明》）

利己的聪明在许多地方看来是卑劣的东西。它是老鼠的聪明：大屋将倒，鼠必先逃；它是狐狸的聪明：獾为狐掘洞，洞成狐逐獾自居；它是鳄鱼的聪明：欲食之，先哭之。（同上）

这样利己的“人”当然不是培根同时代的受煎熬的穷人——他们的声音在培根的著作里是几乎完全听不到的——而只能是当时英国的统治阶级，尤其是正在当时用火与剑进行着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英国资产阶级，以及有着同样剥削本性，但是手段更残酷、掠夺范围更广泛的后世各国的资产阶级。培根的成功在于以老吏断狱的笔法深刻地揭露了这种剥削阶级的“人”的真实内心。

OF STUDIES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e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For expert men can execute, and perhaps judge of particulars, one by one; but the general counsels, and the plots and marshalling of affairs, come best from those that are learned. To spend too much time in studies is sloth; to use them too much for ornament, is affectation; to make judgement wholly by their rules, is the humour of a scholar. They perfect nature, and are perfected by experience; for natural abilities are like natural plants, that need proyning by study; and studies themselves do give forth directions too much at large, except they be bounded in by experience. Crafty men contemn studies, simple men admire them, and wise men use them; for they teach not their own use; but that is a wisdom without them, and above them, won by observation. Read not to contradict and confute, nor to believe and take for granted; nor to find talk and discourse, but to weigh and consider. 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 that is, some books are to be read only in parts; others to be read, but not curiously; and some few to be read wholly, and with diligence and attention. Some books also may be read by deputy, and extracts made of them by others; but that would be only in the less important arguments, and the meaner sort of books, else distilled books are, like common distilled waters, flashy things.

谈 读 书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然纵观统筹、全局策划，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读书费时过多易惰，文采藻饰太盛则矫，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有一技之长者鄙读书，无知者羡读书，唯明智之士用读书，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者，不可尽信书上所言，亦不可只为寻章摘句，而应推敲细思。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须咀嚼消化。换言之，有只须读其部分者，有只须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须全读，读时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书亦可请人代读，取其所作摘要，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淡而无味矣。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And therefore, if a man write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great memory, if he confer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a present wit, and if he read little, he had need have much cunning, to seem to know that he doth not. Histories make men wise; poets witty; the mathematics subtile, natural philosophy deep; moral grave; 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 *Abeunt studia in mores*.^① Nay there is no stond or impediment in the wit, but may be wrought out by fit studies; like as diseases of the body may have appropriate exercises. Bowling is good for the stone and reins; shooting for the lungs and breast; gentle walking for the stomach; riding for the head; and the like. So if a man's wit be wandering, let him study the mathematics; for in demonstrations, if his wit be called away never so little, he must begin again. If his wit be not apt to distinguish or find differences, let him study the schoolmen, for they are *cymini sectores*.^② If he be not apt to beat over matters, and to call up one thing to prove and illustrate another, let him study the lawyers' cases. So every defect of the mind may have a special receipt.

① Studies pass into the character.

② dividers of cummin seeds, or hair-splitters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笔记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人之才智但有滞碍，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一如身体百病，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滚球利睾肾，射箭利胸肺，慢步利肠胃，骑术利头脑，诸如此类。如智力不集中，可令读数学，盖演题须全神贯注，稍有分散即须重演；如不能辨异，可令读经院哲学，盖是辈皆吹毛求疵之人；如不善求同，不善以一物阐证另一物，可令读律师之案卷。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